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二回 證夢

紙錢蝴蝶，血淚杜鵑。仲堪悲不自勝，乃憑棺一禱冀慰死者。然其語固諱莫如深，未肯為外人道也。一慟之後，回齋兀坐，急欲設策以遣愁魔，而四壁圖書，兩行琴劍，徒自增人惆悵。呼童煮酒，聊以自娛。蓋拚卻玉山頹倒，領略醉鄉風味也。郇廚雋品，隨園食單，肴核雜陳，皆姪氏親調以供仲堪者。仲堪對燈獨酌，如羈客，如枯禪，顧影自憐，澆愁未許。正出遺稿反覆吟誦，而小僮忽擎簾而報曰：「主人至。」沈老夙不與家人生產事，而名心未死，頗思借仲堪以吐骯髒之氣，一樽晚飲，片席閒談，調八閩趨染，非累月經旬不可。若由海道，當鼓輸入浙，越甬而滬，否則亦需從衢嚴下岸，小泊於錢塘江上也。海道波濤洶湧，坐臥不寧，不如借一葦之杭，徑赴虎林，其中山迎水送，酒熟魚肥，頗堪領略風景，而子陵高躅，臯羽哀思，兩台實遙遙相對，船內起居飲食，亦頗適意。即杭州之六橋三竺，亦非尋常履齒所到者，勾留數日再議，渡申至漢。漢有汽車，已抵汴屬之信陽州，距省垣不千里耳。雞聲茅店，人跡板橋，此亦行旅者所難免，會看他日衣錦榮歸。又焉能逃此僕僕哉？言訖顧仲堪而笑。仲堪曰：「雪往柳來，徵人恨事兒，且俟春融冰泮，再圖後舉。今才歲暮，何急急焉。」仲堪此言，在沈老亦深信不疑，而不知仲堪實緩兵之計也。仲堪自讀遺詩，深悔以無才薄命，累及玉人。蝸角微名，雞肋餘味，此後當一律屏卻以報死者。日間之哭而拜，拜而禱者，亦以此意自誓，特為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耳，孰知沈老刺刺不休，來相指告，老子於此興復不淺，斷不能掬肺腑以相示。姑待將來，或以病辭，或以事阻，決不願軟紅十丈，再望冠蓋京華也。沈老不解其意，遂囑仲堪早睡而去。

雲想衣裳，月歸環佩，飛鸞何處，化鶴都非。阮夫人亡已月餘矣，沉沉長夜，已離不返之魂；寂寂空幃，未了相思之債。仲堪之讀詩致禱，敝屣名場，亦非阮夫人所願聞者，況其三生石上別有一番作合。若不暗中勸導，即舅姪亦莫可如何。翻矣御風，飄然入夢，正仲堪酒餘倦臥時也，銀蟾漏窗，金貌爐鼎，巷寒吠豹，被冷縮蠶。仲堪忽推衣曳履，疾趨至書案前，援筆寫夢記一篇曰：

亡妻阮氏，舍我而去者，四十一日矣！顰目炯炯，澈夜不睡，即睡亦不久而覺，衣香鬢影，誰慰我思？十一月十一日偶得遺詩，益增切怛，遂願解除韁鎖，閉戶奉親，雖老父督我起程，亦不過浪遊湖海，一洗胸中之塊壘而已。是夜為薄醉所中，寢入睡鄉，迷離惝恍之間，覺亡妻已侍我而坐，修眉不畫，香肩若憑，羊裘鳳裙，妝束猶昔，豈宓妃之感陳思，隱現於洛水間耶；抑神女之戀楚襄，往來於巫峽間耶？餘以久不得晤，宛轉詢其近狀，亡妻謂我有化身，當在漢汴之交相待，若郎不游梁，是棄儂也。郎其勉為一行。餘時雖知其已亡，堅欲請其理由，亡妻曰緣耳，宜速往，毋誤母遲，否則美人將歸沙吒利，壯士恐無古押衙耳。餘再欲有言，而己為壁上鳴鐘驚醒，履聲襪跡，猶依稀可辨。噫，是何言歟，是何理歟？撫其顛末，以免遺忘。是夕四鼓記。

仲堪擲筆而起，擁被復臥，竟不成寐。逾時而東方白矣，暖日相烘，硯冰盡釋，朝霞未散，庭礎已乾。小僮入問曰：「公子起何早也！」進盥進漱，更進晨餐，仲堪回憶夢情，良深詫歎，不如赴汴一行，以探究究竟，或者果有再生緣乎。但此事於舅姪前，宜守秘密，不如商之阮母，藉定行止，易服出門，繞弄而東，即阮第矣。行行重行行，阮僕方啟門灑掃，忽睹仲堪曰：「公子久不至，主母正遣奴相迓也。」緣廊入室，狸奴方向陽於階下。阮母坐寢室耳廂，為其女誦經祈冥福。嗟嗟，此耳廂非阮夫人歸寧時下榻地耶？香塵弓印，剩粉爪痕，小影依然，飛仙何處，又增重傷感矣。阮母見仲堪至，乃曰：「女兒有靈哉，公子來何早，姑少坐，容餘述昨事。」言未出而淚已奪眶溢，仲堪曰：「願母無自苦，婿有事來與母議，願母為婿一決。」言次，探懷出夢記，呈於母案。阮母覓瓊瑤讀之，既畢顧仲堪曰：「昨夜餘亦夢女兒，勸公子勿沮游梁，計故餘已囑僕詣府，不料果先期至也，雖難續命業代通辭，如此青年豈宜高尚，果博得五花官誥，為女兒榮又窵窵，我當親臨江汴，看公子載美返也。」仲堪曰：「曾經滄海難乎為水，有此異兆，勢難淹留，借此飽看江山，計亦良得。母不可泄諸二老人前。行將歸問程期耳。」

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」詩人豈欺餘哉，仲堪別阮母歸，從前抑塞愁慘之狀，遽變為激昂慷慨之態。沈老迎問曰：「天曉寒，汝何往？」仲堪權對曰：「往訪同年，詢公車文牘耳。詎渠為兒述汴事，一肩行李，雪虐風饑，度兒猶能忍受，若俟春歸柳上，裁束裝去，恐於試期有誤，苟得伴其先行乎。」沈老曰：「汝無慮，齊王百鎰，陸使千金，餘雖不能咄嗟辦，然糗糧扉屨，供億往來，亦斷不令缺乏，惟是離年急景，能不同飲屠蘇。我心殊為挹挹，汝同年何日行。汝盍與之相約而後告我。」語未畢，姪氏亦扶婢出，謂仲堪曰：「汝喬梓竊竊議，能令我聞乎？」沈老曰：「渠將為游梁計耳，規畫日期，計算程路，非兩閱月不能達，臘鼓聲中一帆飛去，猶可於河陽看滿縣花也。」姪曰：「婦將終七矣，既不能待百日，當於是日誦瑜伽經。惟慈母之線，游子之衣，皆須我任之矣。」沈老曰：「阿娘當披象服，受鸞封，享後日板輿之養，此瑣瑣事何得告勞。」姪氏付之一笑，而仲堪收拾書卷，熨貼衣裳。每念阮夫人手澤，猶介介不置。

鏡鉞錚錚，香煙縷縷，梵聲雜作，幡影交垂，此仲堪呼奈何天而不應者也。然視阮夫人遺影中，亦覺澗不展蹙，顰欲含眉，似解仲堪之意者。嘉肴旨酒，蕊芬四溢，九泉所到，一滴何曾，仲堪斯時，身被白袍，腰橫素絳，望之亭亭玉立一若鶴鴛雞群者。上香斟酒，乃於案前展祭文而讀之曰：

維某年月日，期服夫沈林某，謹以庶羞清酌，致祭於元配阮氏之靈曰：「嗚呼！垂簾何處，初寒欲夜之天；歸院誰人，冷月空房之地，撫斷琴而莫御，望絕江淹；指遺掛以猶存，魂鋪潘岳。況乃連枝比翼，早誓死生；憂月惜花，不離形影，繡餘小坐，細添熨袖之香；妝罷低聲，慣乞畫眉之筆，剝瓜仁而排梵字，尋殘底而印連環。握手猜枚，坐懷問字，謂之膩友，洵是解人。何圖短夢匆匆，塵緣草草，濫說桂花香近，蟾織機張，頓教梧葉聲空，鴉啼屏散，當角逐棘闈之際，正評量藥籠之秋，石到化時，夫真空望；槎從泛後，婿不先歸。月被雲而未圓，霞趁風而都散，能否咒成鉢底，幻盡生蓮。果然卷怯簾前，瘦真似菊，鶉分鰓剖，蜻引蛾飛。淒涼針線之痕，廖落帷屏之影。從此淚彈別鵲，薄命憐卿；未曾骨換飛龍，浮名誤我。方醒鰥夢，又唱驪歌，默默柔情，非非遐想。話刀環於少婦，誰盼封侯；寄縑素於新人，恐我薄倖。孤鸞舞鏡，孽雁驚弦，喚到幾時，譬己徒負。真真之畫別來何太易，尚待招渺渺之魂。尚饗。」

仲堪讀畢，引得合家皆哭，仲堪更哭不可仰。沈老見之曰：「兒又癡矣，二十四日為長至節，過此即可長征，戀戀於此，奚為哉。」姪氏及阮母亦勸之姑焚帛肅奠而出。從此仲堪遂為春明夢中人矣。